



## 奖章背后的故事

# “鸡妈妈”刘爱巧

□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/文 本报记者 彭程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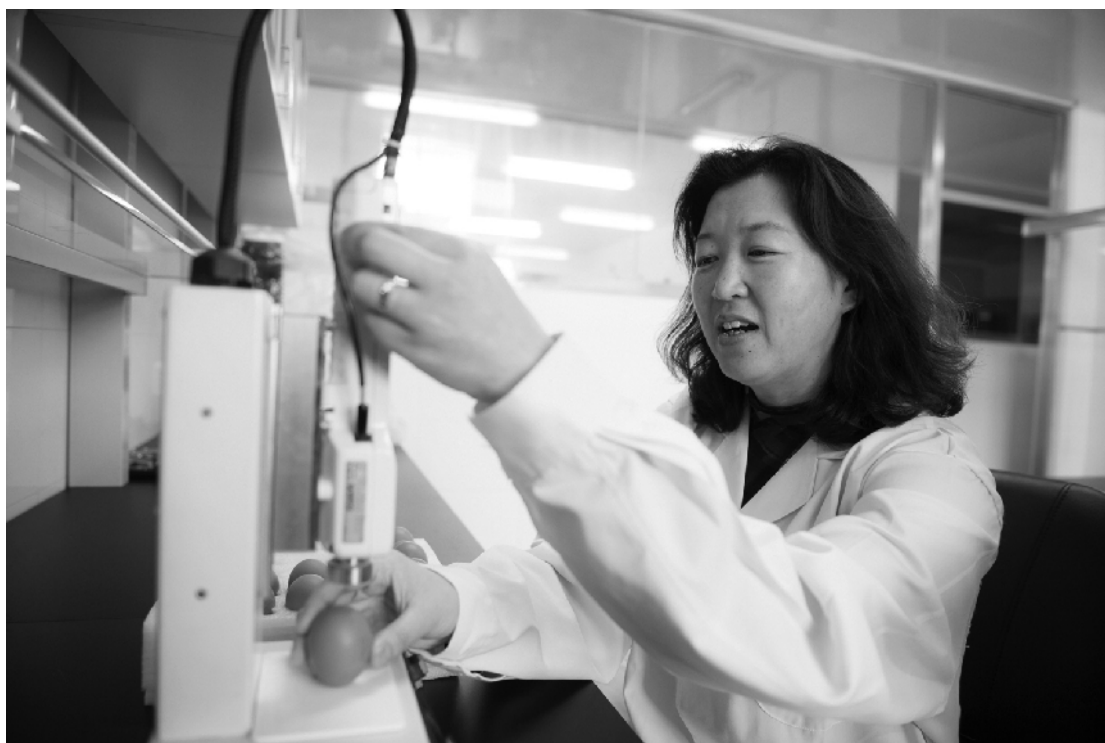
身着洁白的工作服，头戴白色工作帽，胸前佩戴的“共产党员”徽章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，乍一看，还以为是“白衣天使”。只是白色衣服上印有的“峪口禽业”四个字，让记者明白了她不是医务工作者。她，就是首农集团华都峪口禽业公司副总裁、蛋禽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爱巧。

## 成功培育两个蛋鸡新品种

刘爱巧在峪口禽业员工中有一个外号——“鸡妈妈”，“在我们峪口禽业，刘爱巧不光是副总裁、院长，还是大名鼎鼎的‘鸡妈妈’，因为蛋鸡都是她精心培育出来的。”员工赵秀丽笑着说。

“作为蛋鸡龙头企业，不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更要考虑行业安全，培养民族品牌。”刘爱巧动情地说。

作为世界第一位蛋鸡生产大国的中国，在过去的30年里，种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国进口，国家不仅要花大量外汇，还增加了动物疫病传播风险。当时，身为公司科研部门负责人的刘爱巧，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——“要让蛋鸡培育技术早日握在咱中国人自己的手中”。她带领科研团队开始了品种研发。2008年，峪口禽业公司与合作了18年的美国海兰公司分道扬镳。经历“分手事件”，华都峪口一度陷入困境，不被业界看好。但“手中有宝，心中不慌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09年，刘爱巧率领科研团队历经十年磨砺，成功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个蛋鸡新品种京红1号、京粉1号。2013年，又成功推出了京粉2号蛋鸡品种，由此打破了国外育种公司对我国蛋种鸡业的长期垄断，彻底扭转了中国蛋种鸡业“洋鸡”一统江山的局面。



## 一次持续12小时的讨论会

在峪口禽业大院内有这样一间办公室：试验台上显微镜一尘不染、密密麻麻有序排放着的试管架、酒精灯、烧杯，书架满满的专业书籍，墙上贴满了团队荣誉。这就是以刘爱巧的名字命名的“刘爱巧创新工作室”。

在这间工作室里，曾经发生过一次令峪口禽业科研人员终生难忘的讨论会。

这场针对提高洛岛红型纯系鸡初生雏鸡雌雄鉴别效率、降低鉴别死亡率的技术研究讨论会，持续了12个小时。

“你的意见我不同意，行不

通！”“雏鸡的泄殖腔结构太复杂，用翻肛鉴定，死亡率太高。”“如果将试观管插入鸡的直肠，虽说准确，但操作麻烦，容易传染疾病。”在座的科研骨干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，讨论陷入僵持之中。

刘爱巧在现场静静地听着、想着。凭借着多年的科研经验，在综合了各方意见后，她提出了通过在洛岛红型初生雏中寻找“三白”（腿根白、腹部白、翅膀尖端白）为特征的羽毛鉴定方法。她的意见，得到了与会技术人员认同。这个鉴定方法使用后，准确率高达98.5%，死亡率为0%，育雏存活率提高4个百分点，还解决了洛岛红型纯系雏鸡通过伴性遗传实现初生雏鸡自别

雌雄的遗传难题。

## 把更多的爱留给员工

“刘院长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，她就好像我的母亲。”青年员工小吴动情地说道。

只要是工作状态，刘爱巧对属下就会非常严厉。但在生活中，她对员工的关怀细致入微。她常说：“科研室的年轻员工与我的女儿年纪差不多，我拿他们当自己的孩子疼。”

“孩子的病好些了吗？”“赶快去医院，用我的车！”“买药钱不够，先从我这里拿！”员工们复述着刘爱巧曾经的话，给记者讲起她关爱员工的故事。

父母在张家口，公司在平

谷，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对员工十分关心的刘爱巧，在谈到家人时，总是有些遗憾。1987年，当时只有21岁的刘爱巧从张家口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，来到了位于平谷的北京峪口鸡场，成为一名蛋鸡饲养技术员，从种苗筛选、养殖技术、饲料调配做起，这一干就是20多个春秋。20多年来，她和峪口已经结下了一辈子的缘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对峪口以身相许”。

有一次，刘爱巧发着39℃的高烧在实验室钻研课题，凌晨2点才回到宿舍。刚刚吃下退烧药想睡一会儿，突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——老母亲生病住院了。怎么办？课题刚刚到了关键阶段，放不下；老母亲生病住院，应该立刻回家！她强忍着问家里人，母亲生病的情况，是不是必须要自己回去照顾？在得到家人“暂时你不用回来”的回答后，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梦里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第二天，她到实验室后继续凌晨还未结束的那个课题研究。“面对困难时，总是家人给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，我其实是很愧疚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刘爱巧哽咽地说不出话，强忍着眼泪。可沉思良久，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了下来。

辛苦的付出，换来了丰硕的成果。刘爱巧带领她的团队先后参与了国家863计划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北京市科技计划等方面的工作；“工人先锋号”、蛋种鸡领域第一家“博士后科研工作站”、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、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、吴常信动物遗传育种生产与推广成果奖等荣誉纷至沓来。刘爱巧也先后获得了北京市饲料行业先进工作者、全国优秀首席信息官等荣誉称号，并成功入选北京市2016年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培养工程。

## 职工故事

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

线索征集邮箱：ldwbyw@126.com



# 从技术到管理的多面手

——记中建二局一公司成都万达项目执行经理吴高峰

□本报记者 马超/文 通讯员 杨雪秋/摄

“木工、后勤管理员、工程部长、生产经理、执行经理、项目党支部书记”，吴高峰是一名地地道道的“草根”，其成长经历活脱脱一个“小人物的逆袭人生”。

吴高峰是中建二局一公司职工，1970年出生在河南的农村。1986年，高中刚毕业的他被招为农合工来到深圳市政府商住楼项目工作。17岁的吴高峰，被分配到木工班细木制作车间做学徒。30年前的工地还没有实施全部机械化制作，细木制作车间只有1台破旧的刨木机和几台老式台式圆盘锯。细木制作可是手艺活，靠的是细心和耐心。吴高峰跟着师傅手把手地学钉钉子、推刨子、拉锯子、用凿子等一系列的木工工具。为了学好图纸，他买来专业图集，一个一个对，到现场去一个一个核实，追

着技术员一条一条请教。有段时间，技术员看着他就“躲”。通过努力，吴高峰在1个月内就掌握了木工所需用的所有图集。在同一批农合工中第一个被提拔为木工班长。

吴高峰是工人，还是一名“海归工人”。2008年，吴高峰被派往越南胡志明市VISTA项目负责行政工作。吴高峰是工人出身，特别会和工人打交道。项目给吴高峰配了一名越南籍中文翻译阿彪，专门配合项目的生活用品、办公用品采购。有一次，吴高峰和阿彪去购买一批办公用品，阿彪一直神不守舍，答非所问，完全不正常。回到项目，吴高峰就找阿彪聊天。原来阿彪母亲重病住院，妻子怀孕在家，压力特别大。了解情况后，吴高峰建议项目部在中国员工和越南工

人中组织捐款。阿彪的孩子出生后，吴高峰还托爱人给阿彪的妻子和孩子带去了补品，阿彪既开心又感动。在那之后，每次和越南工人间有些矛盾，阿彪都会主动帮着项目去沟通，极大地推动了施工的生产和组织，给项目赢得了良好的口碑。在工程开始进入主体工程与二次结构同时施工时，现场管理跟不上，吴高峰被任命为项目生产经理，主抓越方劳动力的组织协调。2015年，VISTA工程被评为境外工程鲁班奖，吴高峰把消息告诉了阿彪，他也感到非常骄傲。一座闪亮的鲁班奖，是对吴高峰几年海外施工经历最大的奖赏。

在西双版纳两年，让吴高峰最难忘的是酒店群的抢工工作。业主希望在20天内完成园林修改，达到开业要求。这么短的时

间，现有的劳动力完全不够。这时吴高峰注意到2015年的橡胶价格大幅度下跌，附近傣寨的村民和割胶工人都在外面兼职打零工，他建议项目聘用农闲的村民和割胶工人到项目突击抢工。项目部决定后，吴高峰在酒店区域建立了临时抢工指挥部，24小时内形成办公作业区。吴高峰作为总包负责人，现场办公，现场协调各家分包的配合，带着全体项目员工克服了雨季泥泞，道路不通的困难，每天雨里来、泥里去，项目员工抱着图纸、电脑在临时指挥部通宵值班，吴高峰曾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合过眼。每天不间断地安排事项，终于在20天完成了业主交办的任务。

当前，吴高峰已调至成都万达项目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执行经理，新的征程已经开启。